

## 父亲

张艳琴

那时候的父亲好比当年刚产出的新粮，虽说短脖溜肩，可到底年轻，腰腿壮实着呢！抓一把洗衣粉洗头后的发丝瞬间乌黑发亮，一卷卷覆在脑门摆阔。现如今，最后一丝倔强也终是举了白旗，高血糖后遗症偷袭了他原本平滑光洁的小腿，导致斑斑点点满目疮痍。翻开过去他仅有的几张彩照，那件灰黑格子背心瞬间击中了我，记忆之门随即打开。即使拿放大镜来看，父亲那一米七的个头，浑身上上下下寻摸不到一丝教书人的气质，他确实其貌不扬。

下班或假日，父亲扛了锄头骑着咿呀咿呀颤而不破的老牌自行车下地干活。“颤不破”已经很有一把年纪：螺丝松了再拧紧；踏板蹬不动了上点机油；车胎扎烂了，父亲就在院里摆个盆，把内胎按在水里，仔细瞅哪里有气泡咕嘟就用截子磨干净，剪一块新皮子用胶水粘好。风里来雨里去，“颤不破”陪伴父亲的同时，也宽和地承载了我的童年。“不是颤不破，而是破了要学会补起来！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父亲一脸严肃。而我当时正被逼着，把门前撒落的黄豆一粒粒捡起来放进罐子里，心里一直惦记着热播电视剧的我内心几多崩溃：“这个抠搜的农民！”

月亮悄悄爬上土坡上的歪脖树。站在阒无一人的地头，我的双耳敏锐地搜索黑压压的庄稼地里有什么响动，直到由远及近有一垄玉米秆东歪西倒，还伴随着刷拉刷拉的异响，钻出来一个熟悉的人影——是父亲拉着新收的谷子回来了。父亲是个老把式，两只大手搬挪压挤一

番，嘴里结论式的一句：“嗯，好！”一车的粮食便内外夹紧不会掉落。那时村里还是土路，平车上拉得实在太多，或是坡度太陡，我就在后面推车。我使出了浑身的劲儿往前推，用膝盖死死顶住车尾。父亲十分肯定我的勇猛，我半信半疑，不过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我暂时信了他的话：“如果你真的付出了全部努力，结果会产生数倍的力量。”多少年往事浮沉，我的回忆飘渺不断：风起，庄稼叶子长长地在月下互相摩挲彼此；知了一路欢歌，到家也不歇停；星星困得眨眼，我甜甜地进入梦乡。

一天，一个庞然大物赫然摆放在我家院子中央，我傻傻盯着眼前的“凤凰展翅”。它中间肚子圆圆，内有几张扇片，右侧面突出一杆雄壮光滑的摇把，是风车，一种旧时分离秕谷的农具。大人们都着急忙慌的样子，要连夜赶工了。二姨父坐在扇车旁边猛摇摇把。随着一阵隆隆的异响，风风扇口呼呼直往外冒风。二姨半跪着伏在快两米高的扇车顶部，手拿盛满新谷的簸箕，一点点往下摇筛。吐出的强风把秕谷和浮土吹得远远的，秕谷自然垂垂直下。父亲拿一把铁锹快速地把秕谷装进了麻袋并逐一码好。母亲负责给二姨传递簸箕，她一直吓唬我不要靠近风扇车，小心手被咬掉。

我惊恐地盯着呼呼旋转的扇车，好奇心终是占了上风。二姨父抽旱烟的工夫，我在父亲的点头默许下终于颤抖着摸到了摇把。木制细纹握在手心很牢固。我极力摇动，当速度上来的时候，发现其实并不需要很费

气力，于是便得意起来，放松下来的手臂被快速转动的摇把狠狠击打了一下。

“怎么，怕了么？”父亲关心的语气里似乎有一丝轻蔑。

“不，不怕！”我强忍着疼痛，奇怪自己怎么突然硬气起来，眼泪也迷了路。

“去不去顶上坐坐？”二姨和母亲换岗的间隙，父亲对我示意。

说时迟、那时快，我被父亲一把抱起，端放于扇车的顶部，我突然变得那么高，和屋檐下那个燕子窝一个水平位置。顾不了疼痛，我学着二姨的样子摇筛着装满新谷的簸箕，送进风口的秕谷和秕谷瞬间分离，简直太神奇了！即便很快被母亲“请”下来，我依然对那个浑身覆盖着灰尘的父亲感激万分。他和我对视一眼，破帽檐下一双眸子亮闪闪的。

入夜，秕谷终是全部装了袋子。众人散场，风扇车也被抬走。父亲独自拖着疲惫的身躯拾掇，漏余的谷蛋捏碎了用筛子过一遍，务必做到颗粒归仓。黑黢黢的父亲稻草人似的端坐于院中，手中的筛子不停摇晃。一夜月光皎洁，次日晨曦微露，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望着窗外，院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整洁，父亲正褪去破衣衫准备洗漱完去上班。我眼里一酸，这个抠搜的农民甚是可敬！

现在，退休在家的老父亲已不再种田，可还是把院里的菜园子收拾得很齐整。我们每年都能吃上他种的新鲜蔬菜。他看起来明明是个十足的农民，怎么一辈子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呢？以前不明白，这些年，我心里似乎逐渐有了答案。



立春过后，天气渐暖。去花卉市场的时候，看上了一盆白色的蝴蝶兰，不但花的名字好听，纯白的花色也好看。花有了，自然要配上漂亮的花盆，选了一个青色花盆，开开心心地回家。

亲手把蝴蝶兰移栽在青色花盆里，放在阳台花架上。没想到两周之后，发现蝴蝶兰白色的花朵一下子都枯萎了，过了几天，叶子也落了。一盆心爱的花，没养几天就这样完了，很不舍地把花扔掉，心里有一种失落袭来。当初看中这花，不但是喜欢花，也因为喜欢这个青色花盆。我突发奇想：鲜花娇贵难养，用花盆种点菜也不错。

于是，我买来了两棵小西红柿苗种在花盆里。从栽下菜苗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精心地呵护它，期待着这两棵西红柿能结下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实，那可是纯正的绿色蔬菜，吃着放心，看着养眼。可是因为经验不足，没几天西红柿就枯萎了，我有些沮丧。

把枯萎的西红柿苗拔出来，又从花卉市场带回两株草莓。依旧是精心地呵护着，天天观察它的长势，可是出门旅游一趟，回来一看，草莓也蔫头耷脑的，连续浇水也没能起死回生，令人惋惜。

下楼遇到邻居大姐，她正在泡沫箱子里种着什么东西，过去一问，原来是在种木耳菜。大姐送给我几粒木耳菜的种子，让我一起种。她说，这菜好吃着呢，能吃足足一整个夏天。

我把几粒木耳菜种进青色花盆里。没过多久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花盆里竟然真的长出几棵敦敦实实的小菜苗，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过了几天，圆圆的叶子越长越肥厚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。

我心里一阵窃喜。也许，欣赏不到蝴蝶兰的美、吃不到绿色的西红柿、吃不到酸酸甜甜的草莓，这个夏天，可以吃上新鲜的木耳菜呢！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呀。于是，我又把心思放在了这几棵木耳菜上。花盆里长三棵太挤，我只留了两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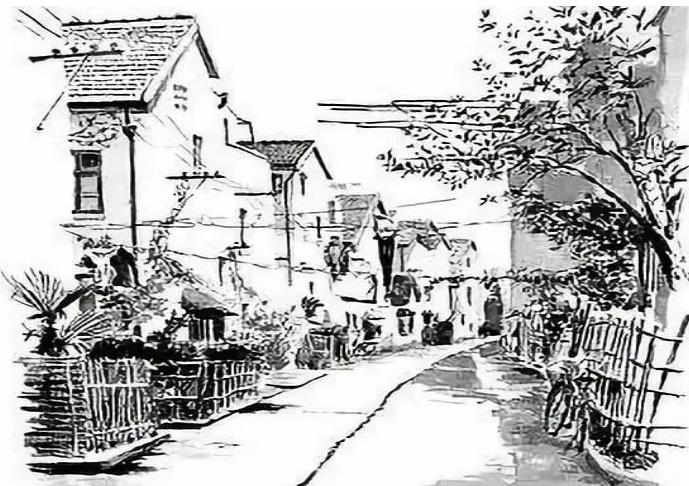
浇水施肥，木耳菜特别皮实好养，长势喜人，现在已经分出了好几个枝蔓，弯弯绕绕地缠在阳台护栏上。我能想象木耳菜爬满护栏的景象，满窗绿油油的，生机盎然，可以每天吃现摘的凉拌木耳菜，还可以分送给亲戚朋友，仅仅想到这些，我的心情就极好了。

有意无意悟得失

李艳情

## 我和我的小城

张燕青



黄昏时分，我骑在自行车上，在小城中穿行。在水城里、在水街上、在清徐纵横的小街上，我时而被灯光捞起，时而被夜色淹没，时而被建筑的影子笼罩。在各色光影里穿行，在黑白灰中交替，有一种别样的快感。我在城市的变化中老去，养我的这座小城却依然年轻。

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故事。健壮的祖父骑着车，带着我在小城里穿行，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几个“驿站”和他工作的单位之间往来。这些“驿站”的许多细节，至今还被我深深地记在心里。那里有古朴的电话，排成一排的牛奶瓶、用大铁夹夹着的《太原日报》；有

小学生过“六一”时穿的白衬衫、土陶质地的灰色花盆、掉渣的水泥墙围成的圆形花池……他来我学校的次数最多。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，那把绿色的塑料伞，花掉了我在老家村里整个暑假摘枸杞的报酬。

如今，看着眼前彩灯照耀下的小城，有些妩媚，有些妖娆。街心广场上传来音乐声和锣鼓声，感觉热烈而喧闹。广场上，人们有的载歌载舞，有的起劲地健身，有的在录制视频。他们活在节日的喧闹里，闹，契合了人们对奔腾火热的内心，契合了人们对热爱的生活的理解，他们喜欢把内心的激情在喧闹中点燃。

当夜来临，小城终于安静下来了。我清醒着，打开每个毛孔，感受着小城的呼吸；擦亮眼睛，欣赏着小城的安然，倾听着小城的梦呓。这时小城似乎全部属于我：我期盼着它的明天，它期待着我的未来，我们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。